

1940年5月，匆忙布防的法军在比利时平原阻击德军坦克部队—— 让布卢之战：德国装甲军团受挫

战前态势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军入侵比利时，英法军队也在当天开始向比利时境内进军，助比利时抵抗侵略。在德军将领眼里，比利时平原是他们进攻西欧的绝佳地域。根据计划，一旦开战，德军应迅速夺取那慕尔至布鲁塞尔的铁路线，而让布卢镇不仅是铁路线上的要点，还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因此德军要想快速西进就必须拿下让布卢镇。

负责进攻比利时的是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魏默尔把突破方向定在瓦夫尔与那慕尔之间，他认为这里是联军的防守弱点，而让布卢镇就处在德军进攻轴线的核心位置。德军很快通过奇袭拿下比利时要塞埃本·埃马尔，兵锋直指让布卢镇。幸好法军先头部队在让布卢以东的阿尼地区和德军交战，迟滞了德军的攻势，为法军进入让布卢镇的防御阵地争取了时间。

向让布卢方向进攻的德军是赫普纳指挥的第16摩托化军，下辖第3、第4装甲师，并得到第4步兵军配合。德军参战坦克达到674辆。

即将与德军对垒的英法联军主力是布朗夏尔指挥的法国第1集团军，它拥有法军唯一的独立装甲部队——骑兵军（下辖第2、第3机械化师，拥有411辆坦克），以及第3、第4、第5步兵军。参与让布卢之战的就是第3、第4步兵军，每个军下辖2个步兵师，其中第4步兵军的摩洛哥师负责正面防御，第15摩托化步兵师在摩洛哥师后方设防。

法军的打算是：让步兵师沿纵深布防，在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支援下，依托野战工事阻击德国坦克。为了防范德军装甲部队实施战术穿插，法军各部队间都靠得很近，随时准备对付从不同方向杀来的德军，同时也便于以交叉火力相互支援。法军还为一些步兵单位预留了坦克营，作为反突击的预备队。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军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包括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其后的战斗中，德国装甲部队势如破竹，令英法等国联军难以招架。不过，联军仍竭尽全力地进行抵抗，试图拖住德军前进的脚步，为后方动员争取时间。5月14日至15日，法军在比利时让布卢展开阻击战，令号称“无敌”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首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1940年5月，在比利时让布卢镇附近布防的法军炮兵阵地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比利时政府在开战前决心把中立政策坚持到最后时刻，直到德军踏上其领土，才允许英法军队入境参战。因此英法军队完全是匆忙开赴前线，根本没有时间熟悉阵地。

战斗经过

5月11日，摩洛哥师先头部队抵达让布卢，主力于14日晨到位，这时距德军攻击仅剩5个小时。摩洛哥师的3个步兵团沿让布卢及其北侧小镇厄那热之间展开，他们可以得到摩洛哥师的48门75毫米炮、12门105毫米炮、24门155毫米炮，以及第15摩步师的24门75毫米炮、12门105毫米炮的支援。

14日上午，德军第4装甲师不等后面的步兵跟上来，就向法军驻守的厄那热镇展开进攻。11时30

分，德军第4装甲师第35团的30余辆坦克在跨越厄那热镇南面的铁路线时遭到法军炮火轰击，9辆坦克被击毁，余部撤退。14时05分，第4装甲师再次向厄那热以南的狭长地带展开突击，师属炮兵压制住法军在厄那热和让布卢方向的火力，坦克纵队前出至圣格里村，但随即被法军反坦克壕挡住去路。18时以后，德军第3装甲师也开到前线，与第4装甲师联手发起第三轮进攻。夜战中，德军坦克战术发挥得不好，特别是法军利用建筑废墟和雷区拼死抵抗，令德国人“步步惊心”。

15日上午，德军第3、第4装甲师夹击厄那热镇两侧。在坦克出发前，德军炮兵和航空兵实施了1个多小时的火力准备。8时许，第4装甲师率先从左翼开始进攻，10分钟后，前方升起白色信号弹，表明德军

已顺利开过铁路线，但从8时20分起，法军的拦阻射击开始生效，德军装甲部队无法再横冲直撞。战至9时30分许，右翼助攻的德军第3装甲师也不得不在于法军反坦克障碍前停下脚步。到11时，前线德军与上级的无线电联系中断，德军坦克只能在各种障碍物间不断绕行，一辆接一辆被埋伏的法军击伤、击毁。德军不得不暂停地面进攻，派出航空兵实施压制。德国Ju-87俯冲轰炸机扑向法军防线纵深，低空投弹，将法军仓促搭建的野战工事炸塌。

到了下午，落在后面的德国步兵师总算赶来参战。在步兵的配合下，德军坦克突破了厄那热镇，沿让布卢-尼韦尔铁路冲向让布卢。法军摩洛哥师师长米利耶意识到危险，命令退出厄那热镇的第1团立即回防让布卢镇内，同时用坦克旅和师属预备队占领让布卢附近的制高点，试图保持防线完整。

遗憾的是，由于法军失去制空权，德军飞机可以肆无忌惮地轰炸任何暴露的目标。在15日的战斗中，摩洛哥师有2个炮兵连阵地被德军轰炸机摧毁，德军战机俯冲时的尖啸声更是让法军炮兵感到恐慌，要不是第15摩步师帮忙，摩洛哥师根本挡不住德军。

15日12时，德军再次发动空袭，接着第4装甲师从西北方突击让布卢，但法军炮火仍然猛烈。12时30分，损失半数坦克的德军第35装甲团拒绝继续进攻。不久，德军第4步兵旅也撤出战斗。14时，德军统帅赫普纳同意第4装甲师停止进攻，此时该师的坦克全部陷在铁路线附近，步兵也无力再战。

这时候，赫普纳只能指望第3装甲师向西南方向进攻，绕开让布卢这颗“钉子”，插进英法联军的侧背。14时20分，德军第3装甲师沿着厄那热-让布卢公路急进，试图把坚守让布卢的法军摩洛哥师和后面的第15摩步师分割开来。

18时20分，德军第3装甲师向赫普纳报告，该部突破让布卢西南方的反坦克障碍带后，与法军装甲部队发生遭遇战。德军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勉强推进到努瓦蒙以西地区，这也是德军最初设定的作战目标。可是，德军第4装甲师仍受阻于让布卢的法军防线，无法前进一步，孤军深入的第3装甲师失去依托，继续推进只会落入英法联军的包围圈。21时，赫普纳命令整个第16摩托化军停止进攻，这等于承认针对让布卢的进攻已经失败。

战后评价

让布卢之战仅持续了2天，法军毁伤德军坦克234辆，德国第16摩托化军伤亡约800人。更重要的是，此战迟滞了德国装甲部队的推进，让德军在比利时的攻势受挫。

在这场战斗中，法军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德军的战报中，处处可见对于法军猛烈炮火的描述。据统计，此战法军用非直瞄炮火击毁了约50辆德军坦克，其中32辆坦克属于第35装甲团，这也是德军第35装甲团后来拒绝进攻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德军装甲兵战术的不成熟性在让布卢之战中也暴露无遗，如：作战意图模糊、兵种协同差错、后勤供应滞后等等。这一仗也表明，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法军所推崇的“炮兵+步兵”防守战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住德军装甲部队的快速穿插和迂回进攻。

尽管从战术上说，法军在让布卢成功挫败了德军的攻击企图，但从战略上来看，这一仗也把英法联军的注意力吸引到比利时战场，令迂回阿登山区的德国装甲部队主力得以顺利达成战役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布卢之战也只能算是英法联军的一次“战术胜利”。宋涛



史海钩沉

1949年，苏联试爆首枚原子弹，美国不得不搁置用原子弹袭击苏联城市的秘密计划，苏美核平衡自此确立，“相互确保摧毁”的冷战拉开序幕。长久以来，与苏联特工获取美国核武器情报的故事传播颇广，但有关德国专家参与苏联原子弹研制的情况，却鲜有人知。

苏德混合科研团队

1945年，在苏军占领的德国东部，一群穿着制服的苏军军官到处搜寻德国技术专家。其实，这些人都是乔装改扮的物理学家，包括科学院院士阿尔齐莫维奇、基科因、哈里顿等，负责带队的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干将谢罗夫。他们得到驻德苏军的协助，所到之处一路绿灯。除了寻找德国科学家，这支队伍还查获纳粹分子遗留的200吨钍，苏联原子弹项目负责人库尔恰托夫承认，仅这项收获就使苏联

德国科学家曾帮助苏联制造原子弹

研制原子弹的时间缩短了1年。

1945年底，NKVD负责人贝利亚与德国核专家蒂森见面，后者曾当过希特勒的原子弹项目顾问。蒂森说：“我年事已高，对贵国还有什么用处？特别是在原子弹研究方面，我已是一堆废墟了，对你们没什么帮助。”贝利亚并不介意对方的冷淡，“就算您是一堆废墟，也一定不同凡响。请开始工作吧，我们会大力帮助您的。”之后，贝利亚还接见了前纳粹德国核材料研究所所长阿登纳，此人是电视技术的发明先驱之一，研制出电子显微镜、质谱仪等仪器，被称为“爱迪生第二”。贝利亚对阿登纳说：“苏联政府希望由您领导的团队负责苏联原子弹的研制。”

阿登纳沉默了10秒钟，然后回答：“这真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建议是您对我们能力的肯定。”不过，阿登纳建议，德国科学家只负责分离同位素等基础性任务，原子弹研制

应由苏联科学家担任，“他们有能力为苏维埃祖国担当起这一伟大任务”。根据阿登纳的建议，贝利亚将原子弹研制任务进行分解，最终形成苏德混合开发团队。

来到苏联的德国核技术人才，大多被安顿在黑海度假胜地苏呼米。为了迎接德国客人，NKVD奉命对苏呼米市内最优美的2座庄园进行“全面打扫”，那里原本是沙俄大公米哈伊洛维奇的产业，十月革命后收归国有，变成锡诺普疗养院和阿古泽拉疗养院。经过重新整治，锡诺普疗养院改称“A设施”，阿古泽拉疗养院变成“G设施”。在这两处建筑里，汇聚了300余名杰出的德国科学家，其中在“G设施”成立了苏联核物理技术研究所，由德国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赫兹担任所长。赫兹与阿登纳通力合作，为苏联造出了第一台质谱仪，使苏联提纯武器级核材料的工作难度大幅减小。

德国人高唱《喀秋莎》

苏联政府对德国专家非常优待，他们的工资普遍比苏联同事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为苏联建成重水装置的福尔默、设计出苏联第一代离心机的施泰恩伯格等人还多次获得斯大林奖金。

对德国科学家提出的与科研工作有关的要求，NKVD几乎有求必应。为了运输一台仪器，可以派飞机飞往任何一座苏联城市。一切都给德国科学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的国家动员体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效率，德国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儿科”。在平时的生活中，许多德国专家甚至纷纷要求加入劳动竞赛。

工作之余，德国科学家们则稍感不适，因为每当他们跨出保密设施时，总会有护卫随行。为了丰富德国科学家的文化生活，使他们保持

良好的精神状态，NKVD组织了诸多体育活动，并经常举办联欢会。许多参加活动的德国人不仅高唱《喀秋莎》，还教苏联女士们跳正宗的探戈舞。一名德籍科学家甚至与当地姑娘结婚，最后留在了苏呼米。

苏联政府承诺，到1955年，就把德国科学家送回国。即将起程之际，德国专家里尔被苏联政府给予的酬劳惊呆了——他们全家可以终身在苏联免费学习、医疗和旅行。里尔对贝利亚说：“我从未在德国享受过如此优待，但我却在社会主义国家享受到贵族般的待遇。”

到1955年底，几乎所有德国科学家都回到故乡。德国科学家对苏联原子弹事业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恐怕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一个重要经验值得记取，那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调动起自身所有资源，倾尽全力，就能迅速完成一项战略壮举。双红